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西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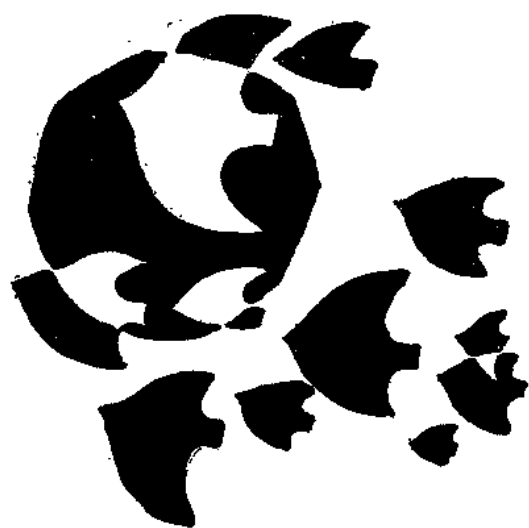
月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
Yihai Series
Works No. 2

Publishing Corporation,
China Federation
of Literary
and Art Circles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21097589

1097589

《四海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秦 牧 李 庚
顾 问 萧 乾 朔 望

黄秋耘 杨 越

曾敏之〔香港〕

赵令扬〔香港〕

聂华苓〔美国〕

执行编委 邢 沅 李树政

编 委 (按姓氏笔划)

王晋民 许翼心

周 青 贺 朗

彦 火〔香港〕

封祖盛 梁建生

驻香港特约编辑 东 瑞 张钊貽

编委会通讯处:

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

编委会驻穗联络处:

广州环市东路377号

混 血 女

美国黑人士兵蹂躏了一位香港姑娘，姑娘生下了混血女黑妹。黑妹在社会的歧视和凌辱下长大，形成了变态的性格，变态的心理和变态的行为，演出了新的悲剧。混血女应当向谁提出血泪的控诉呢？

霞 飞 之 家

“霞飞之家”西餐厅经历三十年的艰辛，展现了台湾社会发展的轨迹，故事朴实无华，却对现实生活做出尖锐而深沉的评判。据它改编的电影《我这样渡过了一生》，夺得了一九八五年台湾电影《金马奖》大奖。

雁 痕

淑梅与丈夫在太平洋两岸分居多年，始终相守如一。她来到美国后，却毅然与丈夫离异。这场陡然而起的婚变，令人费尽思索，一个普通妇女的高洁情操催人泪下。

一封未寄的情书

一个对事业、对理想充满热情的台湾少女，把痴情奉献给一个男子。然而她的情书却从来没有寄出。请看在这份情书中，如何写满了她细密的观察、严肃的思考和她浓重而蕴藉的爱……

海 的 子 民

在波浪滔天的公海上，颠簸着一艘逃生的木船。船上的难民历尽艰难，又突遭海盗船的袭击，洗劫。离乡背井，饱受迫害的女主人公被海盗侮辱杀害，海的子民终于投进大海的怒涛。

随 缘

一位二十七岁的台北小姐尚未嫁出去。在牙科就医的偶然机会里，编织了一个流丽天成的爱情故事。是随缘么？却充满了快慰与辛酸。那是海峡对岸青年人的一点真实的踪影。



港台海外华文文学

作品二辑 目 录

- 4 刘以鬯〔香港〕·混血女
- 31 萧 飒〔台湾〕·霞飞之家
- 61 杜 渐〔香港〕·雁 痕
- 74 李 昂〔台湾〕·一封未寄的情书
- 85 陶 然〔香港〕·海的子民
- 91 李伯梁〔台湾〕·玩偶的泪
- 100 张君默〔香港〕·玉 玦
- 110 钟 玲〔香港〕·摊
- 117 蒋晓云〔台湾〕·随 缘
- 124 陆美嫦〔澳门〕·家在澳门

杨青矗〔台湾〕・父母亲大人	130
李群霭〔香港〕・在做杂工的日子	136
叶妮杨〔香杨〕・看星星	141
陈若曦〔美国〕・二胡	149
李矗荣・作家简介	188
蒋明・	封面
柯锡杰〔美国〕・石	封二
陈宝财 温一沙 谭启汉・	
港澳摄影艺术作品展选登	封三
赵无杨〔法国〕・无题	封四

本明文字曦霭 蒋 江 李江南 美本曦辑 若 明

Chinese Literature
of Hong Kong,
Taiwan and
Overseas
Sihai Series
Works No. 2



她叫黄亚美。但是，她不姓黄。没有人知道她姓什么。她的婆婆不知道。她的大舅父不知道。她的小舅父不知道。她的姨妈不知道。她的姨丈不知道。她的两个表妹欣欣和蓓蓓不知道，甚至她的母亲也不知道。没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谁。她姓黄，因为她的姨丈姓黄。她的姨丈名叫黄流金，是一家商行的东主，经济情况相当好。黄流金的妻子彭梨影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。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的感情很好，好得象亲姐妹。离开学校后，有一个时期来往仍密。梨

影结识黄流金，我们就疏远了。不过，每年圣诞节第一个寄圣诞卡给我的总是彭梨影。

去年圣诞前夕，很久没有见面的彭梨影忽然打电话给我，约我在中环一家设于二楼的咖啡店见面。见面时，她告诉我：她与黄流金已办妥手续到欧洲去旅行，为期一个月。

“你肯不肯帮忙？”她问。

“只要我做得到的，一定帮你，”我答。

她要求我到她家里去住一个月，为她照

混血女

〔香港〕 刘以鬯
插图 蒋 明

顾三个孩子。她说她想不出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。我说我没有孩子，家里雇有女佣，只要容平不反对，我可以帮她照顾三个孩子。容平是我的丈夫。

如果事情不那样凑巧的话，容平多数不会答应。容平肯点头，因为公司适于此时派他到美国去接洽商务，为期三个星期。

这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事情。去年，我在黄家过圣诞节和新年，与黄家三个孩子在一起，在那一个月中，我代替梨影做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。这些事情虽然烦琐，我却

相当尽职。梨影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能不记得她的托付。此外，我没有孩子，所以特别喜欢孩子。未到黄家的时候，见到孩子就高兴。到了黄家，尽管极力不让自己的爱恶流露出来，有时难免露了厉色，暗哑叱咤。我能将母爱给予欣欣和蓓蓓，却不能拿一点爱心给亚美。为什么？因为亚美是一个丑陋的少女。她的皮肤很黑。她不肯温习功课。她偷东西。不过，这些都可以容忍，使我不能容忍的，是她的懒惰和固执。她懒得像只骡，使我常常想用鞭子抽打她。可是，怎样

也想不到这懒惰的少女竟会将著名女艺员岑敏玲打伤。晚报以显著的地位刊载这则新闻，内容虽然相当详尽，却没有说出黄亚美殴打岑敏玲的理由。黄亚美根本不认识岑敏玲。

读了报纸的报道后，我打了几次电话给彭梨影，可是，几次都没有人接听电话。我想起去年那一个月与三个孩子一起生活的情形。

在我前往黄家之前，对黄亚美的事情多少也知道一些。我知道她的母亲彭珍妮是一个吧女。我知道彭珍妮是在她出世后五个月离开人世的。我知道她出世后彭珍妮就将她交给彭梨影抚养。

“那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孩子，”彭梨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“珍妮生了亚美，却不要亚美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就将亚美交给我们。流金不要亚美，叫我还给珍妮。但是，珍妮说：‘我是无法抚养她的，你们不要，只好将她丢入垃圾桶了。’这样，我们唯有代她抚养。五个月后，珍妮离开人世。她是在一个派对里死去的。派对的气氛很热闹，每一个人都很快乐，她却像木头人似的坐在那里。起先，谁也不知道一件可怕的事情已发生；后来有人拉她跳舞，才发现她已断气。她服食太多的迷幻药。”

除此之外，彭梨影还告诉我：黄流金非常讨厌黄亚美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亚美虽是珍妮生的女儿，但模样完全不像中国人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她的父亲是个尼格罗。”

“黑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将亚美交给她的父亲？”

“没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谁。”

“珍妮也不知道？”

“珍妮也不知道。不过，从亚美的外貌

与肤色上，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：亚美的父亲是一个黑人。尽管亚美是珍妮的女儿，亚美的头发、容貌、身形、肤色与态度都明显地告诉别人：她是一个尼格罗少女。正因为这样，她虽然以流金的姓为姓，流金却很讨厌她。正因为这样，她在学校里很少有同学肯跟她交朋友。正因为这样，欣欣和蓓蓓嘴上叫她姐姐，心上总不肯将她当作姐姐。正因为这样，她很寂寞。我常常这样想：她并不属于这个社会。如果她能够到美国去的话，日子一定比在香港好过。”

梨影讲这些话给我听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她有点夸张。后来，在黄家见到亚美，我必须承认梨影讲的句句都是实话，一点也不夸张。黄亚美是一个黑种少女，头发鬈曲，嘴唇很厚，皮肤黧黑，两眼下垂成“八”字，无神无光，好象永远睡不醒似的。她是一个少女，却没有少女的活力与朝气，走路时总是懒洋洋的，仿佛两腿绑了铅。

我到黄家去照顾三个孩子时，是十二月廿一日，距离圣诞前夕还有三天。为了替孩子们制造一些节日的气氛，我在附近文具店买了银色圣诞树、圣诞饰物和彩灯。欣欣与蓓蓓见到圣诞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亚美则呆头呆脑的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她那痴呆的态度使我怀疑她并不赞成我的做法。

“不喜欢装圣诞树？”我问。

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掉转身，拖着重甸甸的脚步，走去扭开电视机；然后慢吞吞的走到客厅的另一角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等荧光屏显像。那是一只长沙发，乱七八糟放着一些美心饼盒、报纸、牛奶公司雪糕纸杯、电视周刊、电影杂志、手帕、原子笔之类的东西。沙发前边的茶几同样乱七八糟，几上不但放着一些教科书、铅笔、茶杯的杂物，还有几只皮鞋。事实上，整个客厅也是凌乱不堪的，缺乏应有的整洁。客厅的面积相当大，比香港一般家庭的客厅大得多。只要收拾得干净些，即使没有名画或北欧家

具，也会令人感到舒适。但现在，到处都是杂物，到处都是灰尘。地板早就应该打蜡了，却没有打蜡，表面的光泽全已失去，令人看了很不顺眼。这种情形，三个孩子固然要负最大的责任，梨影对她们的纵容也是难于理解的。梨影未必不爱这个家，怎能容忍三个孩子这样乱来而不加责备？

“你们喜欢将圣诞树放在什么地方？”我问欣欣和蓓蓓。

“客厅。”欣欣和蓓蓓异口同声答。

“客厅这样脏！这样乱！”

“放在餐厅里。”

餐厅的面积和客厅差不多大，凌乱的情形却有过的而无不及。餐桌上放着不少杂物，餐桌周围则有翻倒的椅子、破碎的洋娃娃、积木、扑克牌、撕烂的书报和报纸……

“装圣诞树之前，必须将客厅与餐厅收拾干净，”我说。

“我不收拾，”欣欣说。

“我不收拾，”蓓蓓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这些都是亚美的东西，”欣欣与蓓蓓说。

我叫亚美帮我收拾客厅和餐厅，亚美摇摇头，说要看电视。亚美的固执和懒惰使我恼怒。我不想叱责她，却忍不住用严厉的声调要她帮我收拾客厅与餐厅。我的语音未完，她脸上的怒意随之增加。她的抗拒令我尴尬，客厅的气氛也因此紧张起来。梨影夫妇到欧洲去一个月，如果我不能压服黄亚美的话，我就无法管教这三个孩子了。这是我到黄家的第一天，不能让黄亚美的顽强成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。我能采取体罚的方法吗？不能。体罚不但不是管教孩子的好办法，而且会使我与黄亚美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被裂。我是受人之托走来管教孩子的，不能将黄亚美当作出气筒。黄亚美虽然长得丑陋，终究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。我一向喜欢孩子，没有理由敌视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。

子。我应该设法给亚美更多的温暖才对，不能用严厉的态度对待她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。我不能体罚她，只能威胁，使她想像我会采用严厉的方法而有所恐惧。我将电视机扭熄。

“我要看电视节目！”她嚷。

“先将客厅与餐厅收拾好！”我说。

“这是中篇剧集！”她的声调很高，“今天是大结局！”说着，三步两脚走去将电视机扭开。她的固执，增加了我的困难。我竭力保持理智的清醒，却不能不接受她的挑战。再一次，我将电视机扭熄。她恼怒了，两眼一瞪，粗声粗气对我说：

“我要看电视！”

“将客厅和餐厅收拾好之后看，”我说。

“将客厅和餐厅收拾好之后，剧集映完了！”她说。

“不行！”我说，“要看电视，必须先将客厅与餐厅打扫干净！”

黄亚美气得眼圈发红，但竭力忍住不让泪水流出。经过一番静默后，她忽然叫了起来，好象被人刺了一针：

“是她们弄得这样乱的！”

她口中的“她们”，当然是指欣欣和蓓蓓。我转过脸去对欣欣和蓓蓓投以询问的凝视，她们明白我的意思，同声说：

“她在瞎讲！”

因为不能肯定谁在讲实话，谁在撒谎，我只可以要求她们三个一同帮我做扫除工作。欣欣与蓓蓓不反对，黄亚美却说：

“我要看电视！”

“不许看！”我说。

她哭了，疾步走入自己的卧房。事情显已闹僵，我是进退两难了。我是受人之托走来照顾三个孩子的，不是走来跟三个孩子斗气的。我必须向她解释，唤醒她的理智。我走到亚美房门前，蜷曲手指，在门上敲了几下。亚美一定听到敲门声的，她却固执地将房门拉开。当我扭转门柄时，我发现门已

拴上。门内有亚美的哭声。

这就是我在黄家第一天晚上得到的经验，说实话，我是多少有点后悔了，悔不该答应彭梨影走来照顾她的孩子。虽然是第一晚，我已发觉这不是简单的工作。

我必须承认黄亚美给我的“第一感”并不好，甚至使我有点讨厌她。彭梨影到欧洲去旅行之前，曾将亚美的情形告诉过我。亚美在她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已是悲剧人物了，很少人会比她更不幸。她的命运，她的身世，她的境况，应该得到别人的同情；也应该得到别人的怜悯。在前往黄家的途中，我一再对自己说：“这个孩子很可怜，我必须在那一个月中尽可能使她得到温暖。”如果欣欣和蓓蓓需要我的照顾的话，黄亚美更需要我的照顾。照顾与管教是多少有点分别的。黄亚美需要看顾，不是管教。可是，第一晚的情形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黄亚美也许是可怜的，但是她的愚鲁使我的同情成为浪费。黄亚美是个愚蠢如骡、慵惰如骡、顽强如骡的少女，需要管教，不需要同情和怜悯。她那放纵任意的行为是必须加以约束的，要不然，她的任性必会带给她更多的痛苦。那天晚上，我没有睡好，一方面因为转换了一个新环境，另一方面因为黄亚美激怒了我，使我困扰不安。起先，我想了不少管教她的方法，冷静下来后，发觉自己差点在愤怒中作出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自己，那时候我想到的“管教”，实际只是报复。我要“管教”她，不过，所谓“管教”只是为“虐待”寻找一个更能接受的语汇罢了。因此，我曾一再警告自己：“要好好对待她，千万不能将她视作敌人。”

我必须容忍。如果我要给她温暖的话，我必须容忍。她是一个没有父母的人。她需要别人的怜悯。如果我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她的话，就会使她更加痛苦。除非不想使她快乐，否则，就要将她的懒惰、顽强与任性当作事实来接受。第二天，我一早就起身，走

去厨房弄早餐给她们吃。当我见到眼睛哭得红红肿肿的亚美时，我心里很难过。为了给她一点补偿，我问：

“亚美，你喜欢不喜欢看电影？”

亚美不答。

蓓蓓说：“她喜欢看电视，也喜欢看电影。”

“今晚我带你们去看电影，”我说。

“她喜欢看爱情片！”欣欣说。

板着面孔的亚美听了这句话，因羞惭而转为愤怒，粗声粗气说：

“我什么电影都看！”

“她喜欢看邱真！”欣欣说，“她喜欢邱真主演的电影！”

“邱真？”我问。

“就是那个演电视剧‘情海惊涛’的邱真，”欣欣说。

亚美更加恼怒：“不要瞎讲！”

因为想取得亚美对我的信任，我故意对欣欣和蓓蓓说：“你们不要瞎讲！”

欣欣说：“我们没有瞎讲。”

蓓蓓说：“她房里贴满邱真的照片。”

亚美说：“我只是崇拜他！”

我对欣欣和蓓蓓说：“家姐只是崇拜邱真。”

蓓蓓忽然大声叫起来：“她不是我们的家姐！她不同我们的种！”

“不许这样讲！”我怒声喝止。

亚美霍的站起，疾步朝卧房走去。我知道她的感情已受伤害，忙不迭追上前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要是没有人安慰她的话，她一定会非常痛苦的。蓓蓓毕竟是个小孩子，不知道自己讲的话利如尖刀，刺伤了亚美，还在笑。

亚美进入卧房，企图将门关上时被我用手挡住。我以为她会流泪的，她却怒气冲冲地坐在床沿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那是一张单人床，床上乱七八糟的，除了未铺的被褥外，还有一些彩笔、画报之类的东西。事实

上，整个房间也是乱七八糟的，不但倒在地板上的木凳没有翻起，连玻璃杯的碎片也没有扫掉。这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卧房，八乘八左右，放着一张单人床、一只小写字台、一只木凳和一只小衣柜。墙壁上贴着许多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，都是电影明星和电视艺员，有男有女，男的比较多。男明星有成龙、傅声等；男艺员有郑少秋、周润发、黄日华、邱真等。女的比较少，只有汪明荃、米雪、赵雅芝几个。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，所有女明星和艺员的照片不是用黑笔加了眼镜；便是用黑笔加上八字胡。此外，邱真的照片特别多，有一部分贴在床边的墙上。

我翻起木凳，坐下，低声对她说：

“蓓蓓还小，不懂事，何必生她的气？”

亚美脸上的表情原是十分呆板的，此刻有点痴呆。单看她的表情，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。我不得不将声调提高一些：

“想得到快乐，对这一类的说话不应该过分认真。”

她呆头呆脑坐在那里，毫无反应。她不会没有听到我讲的话，不过，我怀疑她是否明白我的话意。我应该作进一步的解释的，却怕说出不适当的话来。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，等她开口。她名叫亚美，却一点也不美。她的肤色很黑，黑得令人厌恶。那是一种可怕的黑，擦也擦不掉。

“不要生气，”我说，“这不是该生气的事。”

她低着头，将视线落在地板上。

“我一定有父亲的。”

她的话使我吃了一惊。

“当然，”我说，“每一个人都有父亲。”

“我的父亲呢？”她问。

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。

“他是谁？”她问，“我的父亲是谁？他为什么不要我？阿妈死了，他为什么不要我？”

“他也许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，”我说。

“他是我的父亲，为什么不要我？”

这个问题，我无法为她找到解答。从彭梨影告诉我的情形看来，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没有人知道的。亚美的母亲彭珍妮已不在人世，即使不死，也不知道亚美的父亲是谁。彭梨影对我说过：亚美的父亲一定也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在这个世界上。彭珍妮是一个吧女。陪水兵睡觉是她的职业。她与许多水兵睡过觉。在这些水兵中有些是黑人。

亚美的父亲必定是个黑人。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哪一个黑人。

经过一番静默后，亚美又说了一句：

“他一定是个坏人。”

“不要这样想，”我说。

“他为什么不要我？”亚美说，“我是他的女儿，他为什么不要我？他一定是个坏人！”

“不要这样讲。”

“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，他不会不要我。”

“他不会没有理由。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，你不应该对他有这种想法。说不定将来你们还会见面。”

亚美抬起头来了。当我们的视线接触时，我不寒而栗。她的眼睛忽然变得十分凶恶，像是属于饿虎的。

“见面？”她问。

“许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。”

“我会见到他吗？”

“没有人能够预料你们将来会见面；也没有人能够预料你们将来不会见面。”

亚美眼睛里的凶光顿时消失，不过，仍未恢复原来的样子。她的眼睛一直是无神无光的，现在却浮泛着微弱的青光。她知道她的母亲已不在人世，但是她相信她的父亲还

是在的。她已失去一件最珍贵的东西，总希望能够将这件东西找回来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将这件东西还给她。那就是她的父亲。

“我会见到他吗？”她好像在问自己。

“会的，”我说。

她目无所视地望着前面，不再说什么，脸上的表情，和平时一样，仍是呆板的。

不过，我知道她开始睁着眼睛做梦了。她不再生气，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怀着模糊的恋慕。我已做了一件好事，因为我为她制造了新的希望。当她烦闷时，她可以借此解闷；当她做梦时，她可以从梦中得到快乐。

“应该返学了，”我说。

她的视线依旧落在那紧闭的窗子上，神情愚呆。

“应该返学了。”我将声调稍稍提高一些。

她似梦初醒地眨眨眼，站起身，收拾书包。她要带到学校去的教科书散在地板上；她要带到学校去的笔则在床上。刚才她没有吃完早餐，所以我问她要不要再吃些东西。她摇摇头，只顾东寻西找。我望着她的身形，想象一个黑水兵从电船上岸，到湾仔的酒吧去喝酒。他贪婪地喝着酒，有了七分醉意时，挽着一个中国女人的手臂走出酒吧，挥手招停的士，吩咐司机载他们到最近的公寓去。……

亚美返学校，我为她打扫房间。首先，我打开了那扇紧闭着的窗子。这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需要清新的空气。我不敢肯定这气味是从黄亚美身上发出来的，不过，窗子非开不可。然后，我为她铺床。当我为她铺床时，意外地发现枕头底下有一本日记簿。这一个发现，引起我的好奇。我很想知道她在日记里写些什么。但是，我没有勇气将她的日记簿翻开。

欣欣和蓓蓓进来了。她们已换好校服，

各自背着书包。我必须陪他们到街边去等校车了。

等校车时，我问欣欣：

“你们不是有一个女佣的？”

“亚笑？”

“是的，亚笑。”

“她病了，进了医院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亚笑进了医院，为什么不另外雇一个女佣？”

“雇不到。”

“雇菲籍女佣，不会有什么困难。”

“妈咪不懂英文，雇来也没有用。”

校车还没有来。等车的学童越聚越多。七嘴八舌，大家都用闲谈来打发时间。我问欣欣：

“亚美有朋友吗？”

“只有戴小琴一个。”

“戴小琴是谁？”

“她的同学。”

“女同学？”

“她长得这样丑，哪一个男同学会喜欢她？”

“除了戴小琴，还有别的朋友吗？”

“除了小琴，她没有第二个朋友。戴小琴有事，打电话给她；她有事，打电话给戴小琴。”

“她在学校读书，决不会只有一个朋友。”

“以前还有一个徐秀娇，现在没有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说她与徐秀娇一同走出校门时，徐秀娇的母亲就大声叫了起来：‘秀娇，过来！以后不要和黑妹在一起！’这样，徐秀娇就不睬她了。”

校车疾驶而至。孩子们上车。我走去菜市场买东西。这一带，我是不熟的。问别人，才知道菜市场在什么地方。菜市场虽不

大，买菜的人却很多。我决定煮一顿丰富的晚饭给三个孩子吃。我总觉得使三个孩子快乐是我的责任。

买了菜回来，我有许多工作需要做。我一向喜欢整洁，黄家的凌乱使我不安。我必须将黄家弄得干干净净。让三个孩子知道整洁比凌乱好；让三个孩子知道整洁是一种必须。

黄亚美比欣欣和蓓蓓大得多，可是她的房间最脏最乱。黄亚美似乎不知道整洁的重要性。

为了使她吃惊，也使她知道整洁可以获得舒适感，我决定为她的房间作一次大扫除。她的房间并不大，做扫除工作不会太吃力。

当我打扫亚美的房间时，我再一次看到那本放在枕头底下的日记簿。我对黄亚美是没有什么认识的，这本日记簿里的记录一定可以使我了解许多关于亚美的事情，包括她的内心世界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黄亚美是一个谜样的人物。我很想知道她在想些什么？她对事物有什么看法？她有什么希望？她爱什么？她不爱什么？什么事情使她悲哀？什么事情使她快乐？她会不会怀念死去了的母亲？她会不会怀念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父亲？她爱她的母亲吗？她爱她的父亲吗？或者，她恨不恨她的母亲？她恨不恨她的父亲？……这些问题，应该可以从她的日记中找到解答，即使不是全部，也可以找到一部分。日记就在枕头底下，如果我想满足好奇的话，不会有什么困难。但是，一只无形的手却阻止我翻阅那本日记。偷阅别人的日记是一种罪行，我必须保持理智的清醒。

为亚美打扫房间时，我一直在想着那本日记。两种相反的力量在我的内心中进入交战状态，使我得不到安宁。我是很想翻阅那本日记的。我不敢。

打开亚美的小衣柜，发现柜内挂着的衣

服都是鲜艳的颜色。有两件衣服的颜色很刺眼：一件是血红的，一件是苹果绿的。这种衣服，是不大有人喜欢穿的，亚美的衣柜里却挂着这样的衣服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开始仔细察看衣柜里的衣服了。我企图从衣服的颜色中看到她性格的一部分。这似乎是一种不合理的想法，我却因此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。从挂着的衣服中，我发现亚美喜欢鲜艳的颜色。她喜欢红色，她喜欢蓝色，她喜欢黄色，她喜欢绿色，她喜欢紫色，她喜欢金色，她喜欢银色……总之，只要是鲜艳的颜色，她都喜欢。衣柜里，衣服不算少，没有一件是黑色的。如果我因此肯定她憎恨黑色的话，可能成为过早的结论。但是，说她对黑色特别敏感，不应该有问题。我必须承认我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偏见，未必准确。少女多数喜欢颜色鲜艳的东西，黄亚美当然不会例外。事实上，大部分少女都不大喜欢深沉的颜色。就算黄亚美不喜欢黑色，也不一定与她的肤色有关。

当我继续为她收拾东西时，我发现她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：将看过或剪过的画报杂志乱丢。地板上，书桌上，床上，甚至床底都是旧书报旧杂志。电视周刊和电视杂志是很多的，“姊妹”和方型周刊也有几本。

在写字台的抽屉里，黄亚美放着一些唇膏，眼盖膏，眉笔和粉彩之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，放在成年女人的梳妆台上或抽屉里，是很平常的，但在黄亚美的抽屉里见到这些东西，对我来说，却是意外的发现。我说“意外”，因为黄亚美还没有到达需要用化妆品的年龄。

一个丑陋女人，是否比一般女人更需要化妆品？我的看法是否定的。我不相信脂粉可以使一个不美的女人变得美丽。我企图从房间里的东西看出她的性格，反而因此多了一些找不到解答的问题。明知她的日记可以使我找到部分问题的解答，我却没有勇气偷看她的日记。不过，从一本放在枕边的电视

周刊里，我无意中见到了一张拳王阿里的照片。这是一张从报上剪下来的照片，是阿里在击倒对手后拍摄的。获得胜利的阿里，脸上有骄傲的表情。

将亚美的房间收拾好之后，我拿了扫帚和抹布到客厅去继续打扫。我必须让三个孩子知道整洁是十分重要的。

那天晚上，吃过晚饭后，我带三个孩子到附近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。欣欣与蓓蓓的心情都很轻松，但亚美脸上的表情仍是呆板的。欣欣与蓓蓓心情轻松，有好几个理由，譬如：家里有了一株挂着闪灯的圣诞树，整洁使她们感到舒适；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饭；她们已有不少日子没有看电影了。但是，亚美老是板着面孔，心情似乎并不轻松。难道她不喜欢挂着闪灯的圣诞树？难道她不喜欢生活在整洁的环境里？难道她不喜欢吃我煮的菜？难道她不喜欢看电影？

说实话，我是不喜欢黄亚美的。我不喜欢她，因为我不喜欢没有朝气与活力而又愚鲁的少女。当她在学校里的時候，我倒是常常想到她的。想到她，因为她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她那凄苦的身世使我对她寄予无限的同情。但是，当她与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却有点讨厌她了。有时，我甚至会嗅到从她身上发散出来的气味。那气味很难闻。

与亚美一同在街上行走时，我发现有些路人会睁大眼睛对她投以好奇的凝视。这种情形，亚美似已习惯，我却不免有点窘迫。我相信有些人一定会以为三个孩子都是我的女儿。如果有人当真这样想的话，那些人的脑子里必会出现一些肮脏的想法。在香港这个社会里，一个妇人要是有一个黑种女儿的话，受到鄙视，是必然的。

事实上，亚美在街上行走时，有些人确是用鄙薄的眼光看她的。

尽管我对亚美的认识还浅，与她一同出街时，使我知道她在香港这个社会里生活不可能得到快乐。她不属于这个社会，她有点

像动物园里的野兽，有人用好奇的目光看她；有人将她视作嘲笑的对象。

到达电影院门口时，因为时间还早，我有意向电影院前的小贩卖些零食给三个孩子吃。但是，那小贩一见亚美就放开嗓子问：

“黑妹，你的老头呢？”

亚美装聋扮哑，不理他。尽管亚美对许多事情的反应都是迟钝的，我不相信她辨不出这句话中的揶揄意味。她是应该生气的，脸上竟一点怒意也没有。

“走吧，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亚美问。

“到戏院里边去买，”我说。“戏院糖果部也有雪糕。”

“糖果部不一定有美国雪糕。”

“也不一定没有。”

“还是在这里买吧，”亚美说。

那小贩油腔滑调地对我说：“对了，还是在这里买罢，里边没有雪山牌。”

“不，”我对亚美说，“到里边去买。”

“里边没有美国雪糕，”亚美说。

那小贩用嘲笑戏弄的语调说：“黑妹是美国种，喜欢吃美国雪糕，还是在这里买吧，里边没有雪山牌。”

我对那小贩的态度非常不满，掉转身，疾步朝戏院走去。

三个孩子跟在我后边。蓓蓓和欣欣在讲话，我听不懂她们在讲些什么。亚美闷声不响，好像在生气。走到糖果部，我问：

“有美国雪糕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售货员答。

我问欣欣和蓓蓓要不要吃牛奶公司的雪糕。欣欣和蓓蓓点头。我问亚美要不要吃牛奶公司的雪糕。亚美摇头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吃美国雪糕？”我问。

“我喜欢，”她用平直的语调说。

“牛奶公司的雪糕也是很好的。”

“我喜欢吃美国雪糕。”

“这里没有美国雪糕。”

“外边有。”

“不要到外边去买。”

“我要吃美国雪糕。”

亚美的执拗激怒了我，差点使我在大庭广众之间发了脾气。看戏是娱乐，怎么可以为了一点小事弄得大家不高兴。不过，那小贩故意奚落亚美，亚美不生气，我却不能让她接受一个陌生人的嘲笑。因此我向糖果部买了四杯牛奶公司的雪糕，走入戏院。银幕上正在放映广告，一个少女用娇滴滴的声音向观众讲述戏院附近一家公寓的优点，说那家公寓不但设备齐全、招呼周到，而且租金低廉。我拿一个莲花杯给蓓蓓，蓓蓓笑嘻嘻的将莲花杯接了过去。我拿一个莲花杯给欣欣，欣欣笑嘻嘻的将莲花杯接了过去。我拿一个莲花杯给亚美，亚美板着面孔，不接。

“你不吃？”我问。

“我要吃美国雪糕，”她答。
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固执？”我终于失去了耐性。

她板着面孔，不开口。我将莲花杯塞在她手里：

“拿去！”

出乎意料之外，她竟将莲花杯掷在地上。这一个动作使我怒火狂燃，恨不得掌掴她的脸颊。在此之前，尽管对她的印象并不好，想到她的身世，总觉得她很可怜，值得同情。但是现在，她的顽梗不化使我觉得将同情和怜悯给予她是一种必须后悔的浪费。我很生气，一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对付她才好？这时，银幕的广告片已映完，院子里的灯火熄灭，正片开始。那是一部伦理片。写父子之情，主角是一个意星，演得很出色。剧情感人肺腑，我受了剧情的感染流了眼泪。我发觉欣欣与蓓蓓也用手帕掩盖鼻子，哭得气噎堵塞。我偏过脸去看亚美，发觉她没有流泪。难道她仍在生气？或者，对这部电影不感兴趣。

这天晚上，当我躺在床上时，我仍在想

着这个问题：“她为什么不哭？那部电影有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她为什么不哭？”我想起不久前在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的作者坚持植物也有感情，也有性生活。这种见解，新得很，可以说是一种发现。作者是一位科学家，为了使他的文章具有说服力，还举了一些实例出来。他说有一个妇人，在故意安排的情况下，向鲜花播送音乐。播送嘈杂的摇摆舞曲时，鲜花明显地偏倾一边；播送悠扬的古典音乐时，鲜花就明显地倾向乐声了。从这一次实验所得的结果来看，植物对某些声音是有反应的。这种反应不但证明植物自有秘密生活，而且有感情。如果植物当真有感情的话，像亚美这样的少女怎会没有秘密生活？亚美也许不喜欢看悲剧。但决不会没有感情。她房内的墙上不是贴着许多男明星和男艺员的照片？

亚美和一般香港少女的分别，只是肤色。至于喜恶，依我看来，和一般香港少女是差不多的。相处了几天后，我发现她喜欢看《姊妹》杂志，喜欢看电视周刊，喜欢看电影画报，喜欢听粤语流行曲，喜欢逛百货公司，喜欢打扮，喜欢到快餐店去吃汉堡包和炸鸡腿，有时候还会讲几句粗话。不过，她会不会偷看色情电影和色情画报，甚至调戏易于怕羞的男生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如果别的女同学会这样做的话，她也会做的。有一天，我带三个孩子去逛百货公司。

亚美要买扭计骰，我说这种东西除了浪费金钱和时间之外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她虽然接受我的劝告，脸上的表情很难看。后来，见到电子游戏机，她向我表示要买一种叫做“高空掷物”的。

“不许买，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说。

“这种电子游戏机，会严重伤害我们原有的道德观念。”

“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很简单：高空掷物的事件在香港已发

生过很多次，杀死过人，也伤过好几个。这种恶劣行为不制止，必有更多的人受害。电子游戏机明明在鼓励别人高空掷物，玩不得。”

“买‘狮子咬人’，”她用询问的语气说。

“狮子咬人太残忍。”

“人将狮子打死就不残忍了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这种电子游戏机是不能玩的。玩这种东西，不但浪费时间与金钱，而且……”

不等我将话讲完，她就抢着说：

“我自己付钱。”

“你有钱？”我问。

亚美不答。蓓蓓却说了这么两句：

“妈咪在旅行之前给她的，我们也有。”

我望望亚美手里的电子游戏机，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。亚美等得不耐烦，打开手袋，掏出一张“红底”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不许买。”

“我自己付钱。”亚美脸上的表情很难看。

“就算你自己付钱，也不许买！”我说。

我拉着欣欣和蓓蓓走去文具部时，亚美却没有跟着我们。我回过头去一看，见亚美正在付钱给售货员将电子游戏机买下了。亚美的执拗与顽钝再一次使我发怒，我几乎不能保持应有的冷静了。如果亚美是我的女儿的话，即使在大庭广众之间，我也会大声骂她几句，甚至将她买的电子游戏机掷掉。但是，亚美不是我的女儿，我只可以将她的固执当作事实来接受。

我的自尊已受到伤害。更可怕的，我对她的同情与怜悯已由愤怒与憎恨取代了。

继续在黄家照顾三个孩子，并没有消除我对亚美的憎恨。虽然有时我仍会觉得她可怜，我不能不承认越来越讨厌她了。她一定也知道我是不喜欢她的，不过，她不在乎。

我这样讲，因为有些事情证明我的看法没有错。我不能忘记有一天早晨发生的事。那天早晨，蓓蓓忽然发热了。我决定带她去看一次医生，欣欣要求同去。这样，家里只剩亚美一个了。我对她说：

“我们到医务所去，你看屋。不要将大门打开。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后，晾在露台上。”

她既不开口，也不点头。

我加重语气重复刚才讲过的话：

“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后，晾在露台下。”

亚美依旧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像个木头人。我抱着蓓蓓朝大门走去，欣欣跟在后面。

医务所就在附近，用不到搭车。蓓蓓虽有热度，病情并不严重，到医生处打一针，一定很快就会痊愈。我们到达医务所时，候诊室坐满病人。挂过号，护士告诉我：“医生在医院替病人做手术，还没有来。”

医生来时，十一点已过。因为病人多，过了中午才轮到蓓蓓。我问欣欣：“饿不饿？”欣欣摇摇头。欣欣不会不饿的。她摇头，因为她在为蓓蓓担忧。

医生为蓓蓓注射一针之后，叫我到配药处去拿药。配药处的职员将药丸药水拿给我时，已是下午两点。欣欣一定很饿了，我必须赶回去弄些东西给她与亚美充饥。亚美在家里等我们回去一同进食。

回到家，先给蓓蓓吃药丸和药水，让她躺在床上休息。然后走去厨房开了几罐罐头食物，给欣欣与亚美充饥。

亚美在客厅里看电视。

“快来吃东西！”我说。

“让我看完这个节目，”亚美说。

“你不饿？”我问。

亚美聚精会神看电视节目，并不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你吃过东西了？”我问。